

科學的社會科學叢書

唯物史觀的基礎

河 上 肇 著

巴 克 譯

1 9 3 0

明 日 書 店 版

科學的社會科學叢書

第一種

唯物史觀的基礎

河上肇著

巴克譯

1930

明日書店版

目 錄

一. 譯者序

二. 唯物史觀的基礎

1. 科學的觀察
2. 因果原則的假定
3. 自然法則的支配
4. 勢力保存的原則
5. 法則與理想

三. 昂格斯與唯物史觀

1. 昂格斯對於馬克司的學問上的關係
2. 昂格斯在“達爾文主義”及“馬克司主義”的地位
3. 經濟史觀之表式的變化
4. 莫爾根的家族史與馬克司的經濟史
5. 唯物史觀之哲學的根據
6. 唯物史觀最後的訂正

譯 者 序

這本小冊子所收的文字，是從河上肇所著的“經濟學研究”一書中的第十三與第十四兩章翻譯而成的。兩章的文字，都論唯物史觀，故我題爲“唯物史觀的基礎”。

唯物史觀的研究，已爲國人所注意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現象。但是，固然我們要把握正確地的光大的歷史的本質，認識正確地的真正的歷史觀，以及正確地的能解釋歷史的種種事實及進化，

確非是預先正確地的研究唯物史觀不可。萬一我們有絲毫的走入歧路，則我們雖如何的標榜唯物史觀，仍然是會對於歷史的解釋，及一切事物的把握，像唯心論者一樣的只能找住問題的背面，而不能找住問題的正面的。我們要避免這個錯誤，須首先對於唯物史的立腳點，應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把握。

這本小冊子所收的第一篇 唯物史觀的基礎——，固雖是還有討論的餘地，然而大致實為我們研究唯物史觀者很可注意的一文；就是其應討論的諸點，即是為我們研究唯物史觀者易入歧途的地方。況此文據河上肇在“經濟學研究”一書中的序文上說來，此文的成就，經數年的思索和探尋，而實為我思想上劃一大轉期。河氏在日本思想界上，為研究馬克司主義的泰斗；故此文的內容，當然是很可注意的了。

不過，我們要正確地的認識此文內容，把握唯

物史觀的本質，則首先在我們自身，須能把握唯物史觀的發生原因及社會的根據和具體的事實。

誰也不能反對的而可這樣的說，唯物史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所以唯物史觀的本身，就自然而然征服這一學說的歷史過程律的。關於這一點，昂格斯在所著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一文中，有如此的話：

“過去時代之中，歷史上原動力的原因的解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原因結果之間混淆雜亂，其相互關係不容易看出來。而現代歷史中，因果關係已化簡單，疑謎從此漸可猜度。從大工業發展以來，至少可以說，自一八一五年歐洲恢復和平之後，英國國內，政治上的鬭爭，無不縈繞於農業的貴族(Landed aristocracy)與資產階級(中等階級 Middle Class)兩相競爭的階級之奪取統治權的趨向間。階級爭政這種事實，法國從蒲爾彭皇家

(Bourbon)恢復之後，社會上對於他簡直是明認的了；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從第葉黎 (Thierry) 起，一直到基佐 (Guizot)，美涅 (Mignet)，第葉 (Thiers) 爲止，都以階級爭政爲解釋十七世紀以來的法國歷史上的政局之寶鑰。從一八〇〇年起，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在這兩國內，亦被認爲爭取統治權之第三競爭者。歷史上的因果關係，化到如此簡單，——祇有閉着眼睛先存成見者，才能另找‘原因’，避開這三大階級的鬭爭及其利益的衝突——至少可以說，這兩最進步的國家內，歷史動力的原因完全已在階級鬭爭了。”

有這樣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事實上唯物史觀是歷史的觀念之長期發展的結果；所以無疑的牠是最充實的，最豐富的，最具體的歷史觀。

根據這個出發點，我們對於河上肇博士此文的立論，有二點可討論一下了。

河上肇對於此文，原來題爲“從唯物論到唯心論”，故其立論，是從唯物唯心兩方一貫的討論下去的。於是在讀者初初的看來，就要誤解他是二元論者，像他自己所說：

“……僞我，物我，是物質界科學界的現象。而真我，心我，是哲學界實在界的現象。”

“……故唯物史觀，是唯物的史觀，能觀察物而不能觀察心的，恰如幾何學者，僅能觀察物的形，而不能觀察物的色和質同樣的。”

河氏的行文，像如此類的，實是易使人陷於誤解的窠臼。我們要避免這一層，須首先理解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本質及唯物與唯心的關係究屬是怎樣的。

唯物論與唯心論爭論的要點，是思維與存在 (Denken und Sein)，即物質與精神 (Geist und Materie) 間的關係的問題。思維規定存在呢？抑是存在規定思維呢？精神生產物質呢？抑是物質生產精

神呢？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雖在各個派別間有大同小異的分歧，然而大致是這樣的：

唯心論者說：精神是一切的根源，物質為精神的產物。

但是唯物論者說：物質是一切的根源，精神為物質的產物。

唯心論與唯物論同樣的，牠基於精神為根源的原理，不但構成了牠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且亦有牠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所以牠們兩者的對立，實不限於在理論方面，且同時及於實踐方面。

這兩種的對立，固是哲學上的根本問題，但在解說上，還是容易了解的。所以我們應特別注意的，還是在於兩者的連繫處。

唯心論是以精神為根本，物質為其所產，一切的存在都受思維的制約。如集唯心論的理論達於極致的黑格爾，以為世界的源本是絕對精神或絕對觀念，而具體的現實的世界，是這種絕對的精神

的顯現或外化。凡絕對的精神的變動，即是社會的變動；因絕對的精神而有變動的，故社會亦有變動了。像這樣達於極頂點的觀念論，其結果當然把現存在的一切理論化，而把一切事都加以合理的解釋了。

反之，唯物論是以物質為根本，精神為其所產，一切的思維都受存在制約。存在會隨時變化的，故受制約的思維，也當然隨之而推移；沒有固定不變的存在，當然更沒有永遠絕對的真理。若較具體的說來，則我就要引證唯物史觀的發明者——馬克司和昂格斯二人的說話了。

馬克司說道：

“我們相信在現存法律和工業生活的形式下，為人們間的關係既不是在人們的自然性裏，也不是在人類精神的發展裏表現他們，而牠們却是在物質的生活狀況‘生產力’裏深深地生着根。”

昂格斯在“杜林駁論”一書內說道：

“唯物的歷史解釋是從這根本原理的確實性而來，這根本原理是生產和生產一塊的生產品之交換構成每一社會組織的基礎；在每一社會生活的歷史形式中，生產品之分配和社會之分成階級同是被商品生產之狀況和人們間互相交換生產品之習慣所決定。社會各種變動的真正的解釋，和政治起伏的根本原因所以不應該在人們的心理去尋找，而應該在生產力的性質裏，社會物品的交換方法裏去尋找。一切社會現象的潛在的原因不是在哲學中，而是在每時代的經濟中尋得出來：社會意識的覺醒、實認社會生活之現行制度不能常是有益的，慾求的，信斷以前社會的標準不能久用了，——所有這些都是這樣的顯示，在生產的和交換的狀況裏的變化漸漸地，不覺地行起了，新的狀況不能是那適應舊的

濟狀況之舊社會組織的表現了。”

這就是證明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的而與思維有關係的一切政治，法律，道德……，是隨着爲存在的那所謂物質的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的。這就可知在社會裏無所謂絕對，真理，創造，真我種種的存在了。

依照這樣的解說，我們回轉頭來再看河上肇的話，那就能明白一切而不會陷入於誤解的窠臼了。他說道：

“僅在他‘馬克司’對於既往的歷史，限於能從唯物觀的外部觀察起來，就能決定一切階級鬭爭的歷史。但是，他若是從一個唯心論的，是對將來的歷史而由心中推想時，則就能劃分出全新紀元的滲透無礙的別世界，而爲絕無一切的衝突與鬭爭的。世人雖或以此點爲思想的矛盾，實是決非矛盾而不過是由於觀點的變化。……”

所謂不過是由於觀點的變化，茲就一言，我們就可深深的玩味與注意的。固然，像唯心論者的主張，以爲世界存在絕對的真理，或絕對的觀念，一切事物的變遷或人們的行動都由牠們主宰的，這種錯誤的見解，在我們看來，實很可笑的。反之，唯心論者對於我們主張一切事物的變遷和人們的行動都由物質的生產力所支配的，亦是同樣的嘲笑我們，若我們能明白“不過是由於觀點的變化”一語，那就毋庸奇怪，而且會深信這是理之必然的。

第二，河上肇在此文內開始劈頭就說道：

“一言以蔽之，唯物史觀是科學的觀察人類社會的現象。所謂科學的，其意義尚不充足，實是自然科學的觀察人類社會的現象。”

所謂自然科學的五字，我們就不能一概地贊同河上肇的說話了。我們知道唯物史觀的哲學的基礎，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所以將唯物論解爲十九世紀中葉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以爲是：尿由腎臟

分泌，同樣，思想也是由腦髓分泌，由此，唯物史觀也只是一種機械論。這種解說，其哲學的基礎，完全的離開我們所知道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要為我們所反對的了。可是河氏所說的自然科學的五字，實是接近於與這個有關係的經濟史觀的解說。所謂經濟史觀，就是誤認哲學的基礎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牠根據這個出發點，於是要承認這個史觀的一部分的正當性，便把唯物史觀與唯物論分開，以為牠是與哲學全是沒有關係的。同時，且認牠有牠的哲學的基礎，而哲學不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這是為牠所必然的結果。有這樣的關係，難怪何氏在此文內，有類此的話了。

“元來人類的意識，是比較的最善的發達的。因是之故，在所謂無機械的觀察，用唯物論的研究法的事情，雖成為一切科學的一致現象，而獨在人類社會的觀察，採取如斯的徹底的唯物論，而皆彷徨於半物半心的迷途

吧。”

“這裏的上，是指意識者而說的，這裏的民，是指不完全的意識的而且常爲外圍的物質所支配的民衆而說的。所謂唯物史觀，是能洞悉民而不能洞悉士的。”

河氏在此文內，像如此類的話，是舉不勝舉。“所謂唯物史觀，是能洞悉民而不能洞悉士的。”這無異說是唯物史觀仍有牠的哲學，而其哲學不是自然科學的論唯物——唯唯物史觀那是自然科學的觀察人類社會的現象(河氏說的)——，是爲哲學的唯物論。這層實是河氏的錯誤，我們讀此文時，不得不深深注意的。

我們不但要了解他的錯誤，還須進而知道在唯物史觀的特徵裏，歷史的進展要有人類的意識行動，而具體的表現，即是人類用勞動器具來改變自然。這是史的唯物論的核心，亦即是歷史的真正的意義。河氏在此文裏，就沒有把握這個關鍵，當

然要給與人有討論的餘地了。

上述兩點，我們能深深的了解後，再來讀河氏的文章，那就能深確地的認識此文的重要點而給與我們研究唯物史觀的補助的。至於此文的重要點，據我看來，就是在於所謂科學的三字。我們常時聽見或看見討論馬克斯的學說時，都冠以科學的三字；我們能否了解這三字的意義，實是決定我們能否走入馬克斯主義的堂奧的關鍵。河氏在此文內對於這三字，可說是盡量的發揮，能給予我們以深刻的觀念的。他說道：

“唯物史觀，就是以科學的研究歷史的，祇要能規立歷史的法則，我們自然會趨向於唯物史觀了。因是之故，我爲歷史的科學的研究者，則很明白的，我必標榜唯物史觀了。所以不必奇怪，說採取唯物史觀，實可說我是追求科學的研究吧。”

我們讀此幾句話，就難怪河氏在“經濟學研

究”一書中對於此文的序言，要有“此文的成就，經數年的思索和探尋，而實爲我思想上劃一大轉期”的鄭重的說話了。所以我們要研究唯物史觀，首先對於科學的三字，實有深刻的了解的必要吧。

最後，我要說及第二篇 昂格斯與唯物史觀——的內容與意義。這一篇的敘述，雖是簡短，實能給予我們在唯物史觀的歷史的方面，確有極大的補助的。我們能知道唯物史觀產生的歷史及修正的歷史，那就是無異給與我們知道唯物史觀在歷史的意義。唯物史觀的特徵，一方是科學的，他方是歷史的。所以我將此兩文收在一處，題爲“唯物史觀的基礎”，在我想來，並不是毫無意義可言的。